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簠
簋俎豆之實苟歲之所入無以為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
學校廢矣平陽舊為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員厥
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丁奉祭
之贏教官祿且弗給是故訓導之師恒虛其席而弦誦之聲未
之嘗聞前後之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
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以興起學校為己任越

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刺金孔油行部閩廣取道於温三月之吉適臨是州乃蒞學宮虔謁於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缺員生徒稀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匱告二公揚然曰崇學尊教實我國家盛典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於副元帥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子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蓋以教民而田弗充於贍士奚由興盍圖之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為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徼記於余余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於是者將以漸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劉校
本有
教字

09503

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之為士終之為聖賢其所以為教而學者閎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為教之本與夫為學之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田之功有補於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於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為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於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及居也詎庸處危巢以取顛躓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逸世俗離人羣而與鸛鶴竝棲於叢木之上也及往窺

楊校
補
教字元脫據丁午

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恠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垓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鷓鴣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茲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門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卧雲衾我坐雲蓆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我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為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為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於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斲於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吾貧而獨與吾親取之以自怡而人莫與爭吾

將始終與雲棲乎是巢之中澹泊乎相安逍遙乎無為世有知我者必且以我為有巢氏之民予於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為子筆之遂書以為記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為鳳輿鳳輿之野多山其最大而特起者為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厲壁立圭峙其近可按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夕陽凝紫奇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於斯憑檻而觀隱几而卧不待高涉險而鳳輿諸山舉在乎目中矣大抵因勝

楊校
觀
丁本
觀

對校
作晚

概於丘壑者多在寥閔之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壑
荒穢然後築室而居焉自非遊世絕俗之士未有久而不厭者
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族繁衍父子昆季
蘭輝玉映貴游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
詩誦書奕棋鳴琴寢處游息衍衍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虛空
者豈不相去遠絕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好奇喜
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善擅而
有之然則前人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私遠矣許氏之
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年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
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蓋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
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討
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於是乎在

劉校
本無
亦去其
其

水竹幽居記

福東門之外一里為金鷄山山之陽為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
左右其地多間曠雖負城郭無異坳野送川順師來主是寺於
兵燬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礫之墟煥然金碧衆屋既
脩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為休憩之所其室三間中廣
尋丈旁闢兩閣疏櫺密牖涼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卧榻及置
几案面其前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環其側
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圍穴垣為小門以
出入內外迥隔市囂俗紛靡接於耳目因名之曰水竹幽居云
予嘗偕客過之俯池而誦則瑩潔可鑑倚檻而咏則清標可挹
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映隱爽氣交襲脩脩乎若脫塵堞而
遊空虛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為佛氏教者道

楊校
丁未作拓城東門
逆

楊校孫仲容先生
學文
慈云水猶二字接

楊校孫仲容先生
播高云感為
惑丁未六誤

則

存冲寂心與世異而猶留意於物若是耶予未有以應也乃相
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於物不若以非物觀物而不
物於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水也挺然而娟淨者竹也水猶法
性本空法身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實
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况於水乎於竹乎又况於水竹
之居乎於是賓主相視而笑釋然玄契遂記於壁俾感者祛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而安厥居而
忘其思矣是故君子於此必有以寓其思於耳目之所接觸焉
有感而情於是乎生則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
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於遷室之東偏為軒焉扁曰遠山夫
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煙雲吐吞松柏森列瞭然於眉睫之間

一本作
水猶法
性本空
竹猶法
身無相

敦

則山豈遠乎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楹
峙乎崖石踈曠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泉可憇可翫君髫
鬣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興於是絃誦娛遊於是時序移改
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丘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
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寥寂又無
與為隣者乃舍其舊而宅於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蕪處奉賓
爰有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
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之負山而居者庸詎
非遠乎嗟夫孰仁篤行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
也而放曠者雖適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
之去故居無十里遙而不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
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

然則君之居於是軒不惟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為眾所宗云故為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以奉祀事蓋生者之於既死日遠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弗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藉其資於給用而歲時常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致享豈不可繼於窮哉福寧林君宗璧孝其親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於是乎圖所以為久遠計也乃謀於兄之子某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為祖禰春秋之享薦忌日之獻祠

楊校
日遠二字及下時
上歲字報下本字
依頭字定校補丁
本六缺

且刻其數於石以示後人而求余文以志夫報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寔淪而世人於奉祀之孝漫不以為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而况托於虛空恠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可哀也已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為斯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縕鬱積盤錯糾紛則凝而為山流而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為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

劉校
一本可
上有六

邪原作斜
乍作邪

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為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
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
居焉作樓以為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
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遇予淮南而徵文為
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不可得而知然試以聞於
季彬者言之則琵琶巋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
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恠含輝呈媚陰晴異
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泠之聲燕
間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堞遺世紛若徜徉於物之表
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旁觀邪
睨應接不窮於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
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
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為老氏得澹泊以無為寂寞
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無乃
在於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黨相救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
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
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法於施予甚者至於骨
肉同氣雖極凍餒濱於死亡猶邈然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為恠
於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
君思禮買田其鄉為義田幾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賙恤宗族隣
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所常給而又以其
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

娶

侯

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於姑蘇迄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矜其宗族恤其隣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俗而有補於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贛榆縣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稱於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於三友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於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銘其軒親為之大書俾

劉校
一本正不
有公字

劉校
一本正不
有公字

楊校
八字原缺據丁示

楊校
八字原缺據丁示

揭諸楣今先人沒而軒未有記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而嗣志弗怠子其毋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友而孟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惟善人為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呼朋友道廢已久富貴者有所挾貧賤者有所冀上下之交非謔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見擯於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為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於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觀斯名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剗磨以戒其後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為法顧不偉歟伯尹名整其先人名某

後一本
劉校
作德

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邵文伯為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門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況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抑自處於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為人也外和而內專去華而務實故常自以為愚焉人亦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伯玉豈真愚者哉伯玉於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於今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予於是而得如愚之說矣昔在太古羣氓蚩蚩敷靡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死於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為澆漓於是乎有愚智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於機變以相詐相欺有不同於俗不

合於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為愚焉甚矣世道之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為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於物而喪乎己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為不可及若二子之所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其為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遇伯玉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於物也必以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卉清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俗尚侈靡靡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蔣名木蓄奇石以奉燕遊資觀賞者十室之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於俗而所好出乎庸

腴

楊枝
乎字原脫据一系
補

楊叔孫琴西先生
總字交武原唐
特作溪塘

楊校
茂丁不作懋

眾宗元居嘉禾漢唐所處之地一闕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
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甃為垣於垣之外叢植
修竹碧幹離立綠葉茂敷陰映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曼
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
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為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豪華之習偃仰
於咏歌於是待賓客朋友於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
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為詩也俊逸而長深夫然後知竹之於
幽居為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
色乎哉夫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
虛其中者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
子比德焉宗元年杜而質美積學而茂行吾見其德之成有日
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

仰於
下脰
易字

劉校
一本夫
上有今
字

之德也宗元尚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為人臣止於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執
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
之自治則盡仁道焉君子於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
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義起矣忠也敬也其
為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其居室曰忠敬堂
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其謀自汝穎扇孽海內
用兵侯散貲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溫每有征伐未
嘗不在行踣柵溪守安固入橫陽皆躬操甲冑率先士卒卒以
成功他帥有異謀者侯來誘侯曰吾惟知忠於國者是與遂
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慎密至於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

劉校
義本
作意

劉校
行一
本有向作
字行間

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於事君與人之忠為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興也基積而立興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存心焉則侯之德益傳於永久矣若夫景概之勝厦屋之美泉石林樹之幽茂則不待述也侯名嵩字伯嵩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十八里居者二萬家慶連棟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為重屋層樓飛閣翼起相望於湫隘喧闐之中而有閒靜幽雅之趣吏胥叫囂墮突稍遠於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遊焉而文藝樂焉而絃歌則非特凭高眺遠而已婁鑑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巷道且近市為閣堂屋之上名曰清

濶高云溢當為

齊

補
楊校
常丁本作常

芬蓋其先祖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為間者五衛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突棋觴咏相樂以窮所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升章君仕堯彭君庭堅皆常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黃巖商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焉予每過商君必登閣而坐鼎周及其子觀輒歎留講論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弟子禮且好文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遊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於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誦也觀來請記故述之以

楊校
可字係脫據下本
補
楊校
本不作書

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栝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於屋傍蔣竹
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窓戶之外
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於郡庠之寓
在奎文閣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傍
則顏垣荒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為疑而君且
徵予記之予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未
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君之居未始
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未
知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吾每
念祖宗之丘壟與先人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來於青田

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至於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於故鄉
之屋而竹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入哦詩誦書其下如舊時
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亦未嘗易也抑不
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為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實哉予
因悟曰我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於無形然
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顯氏名其樓曰聽鶴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為
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眾禽而其聲清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
鳴夜半審於知時子顯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於是也
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顯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以言行為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

劉校
一作本心

劉校
一本閣
下有後
字

楊枝
也字系脫格丁本

楊枝
也字系脫格丁本
補之字系脫格丁本

楊枝
於字系脫格丁本
補

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
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曰善哉子之學
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於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
廣至大至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惟萬物萬
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觀其象而省
諸躬故天行之健也我則以自強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
德載物觀山澤之損而以之懲忿窒欲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
善改過易之為象變化不窮而反之於身無非道之所在也然
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
子觀鶴鳴子和之象知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於幽遠也則
必致察於言行之間焉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於行
事者也言行動於跬步之內而應於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惟恐其有失口於人而失足於人也寡尤寡悔其機
豈在外哉非深於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顯可謂善學而深有
得於易者矣雖然子顯之於言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
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閑然之際而所以自
警者必常若鶴鳴之在乎耳矣予齒少長而言不知訛行不加
修方將從子於聽鶴之樓相與論義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
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偏乎海宇而閩越尤
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皆負山林麓
邃幽是宜僊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
立淨土院唐中廢為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

楊枝
也字系脫格丁本
補

閣本
作聞

楊敬庵先生
刻
去四十字校行

力咸通避去復建焉屢皆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大藏經刻流布真詮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於斯遊觀吟咏遂為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命來鎮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厥寺公召兵討平之異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燹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詣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辨禪師智順為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是禪師嘗造浮圖於淨光山公道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材僦工千指奔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實世鑑復鳩貲以佐其費肇事於癸卯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西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像設殿備庖福有舍儻功之亟觀者咨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為虛幻是故古之

桑門卉衣木食林止巖棲唯究觀夫空寂初奚有慕於外乎至於後世徒眾寔繁叢林日廣於是乎崇屋大廈而不以為侈施彰五彩而不以為華其或庋狹簡陋則為之徒者且不能一日群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廢之功不免於壯麗者豈獨以歌動流俗而夸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卧於中而修焉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物匱而茲寺之構暮月以完炫金碧於瓦礫之墟而幻寶刹於劫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弘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藩省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謂西方像教威靈赫奕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隲黎元非但植福田利益於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鐵闕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碍距辨才之世凡七十傳方且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締造經畫乃出緒餘其道蓋不

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竹西樓記

温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南北三面負山
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
麓而入峯巒迴抱不復見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
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浮圖之宇
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麟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
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持誦膜拜潛光院東偏石
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
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檜檜柏有泉石煙霞之勝而獨
以竹名焉者蓋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
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咸賦詩以歌詠

楊叔節字象作潔
今改下午

楊叔注孫琴西先生
孫心字亦云何景字
以植林齊字希顏
見平陽志去乾章
慶鄭弼五致

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為之暇游息
於是山雨初霽冷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
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脩脩然若遊於造物之表
而不知人世之為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
趣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汨於塵俗而^述夫虛空其學明教之
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也若其孤介之質清修之操真可
以無愧於竹哉樓建於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
名道堅至正十一年七月望記

木石居記

居必以羣群必以類羣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其類者不可與
之群而况與之居乎人之於人類也禽獸草木之於人非類也
麟也鳳也龜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群而居則未始可者

羣原作居今改
从下午

持一本
作時下
有頃字
備作祿

也會稽生子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於眾曰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眾瞿然異之曰胡子首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胡為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意盖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擊搏觸鬻弱肉強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化澆漓朴變虛偽狙狡獯詐內藏坑竄殺人心禽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羣類難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於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才足以備器用充梁棟而其高至於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直者有過於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盤然徑尺之壁希世之寶或韞於其中水之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闕然則物之剛者

有過於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性既直且剛固於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函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且出為世用又豈終於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胡子者溫其名遵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竝蒂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為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洵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仁德元合湖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

楊棟
梁棟
丁作棟果

楊校
非字系朕据下午
補

榴示客客傳觀之咸嗟嘆稱賞曰此瑞榴也不可以無述伯恭
乃請客賦詩而屬高為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
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
者也維茲和氣薰蒸達於厚地發於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
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內蘊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家乎
其數五者五為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賢哲之象
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於此九莖之芝連理之
木異畝同穎之禾載於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竝紀曰
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
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今為江浙行樞密院
都事弟常為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
確以茂才舉為文學官華萼相輝橋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

永嘉集
篇作營

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問學才藝衆所共推而心甚坦夷於
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
而未有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豈不有徵而
可信者哉伯恭名温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
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
夫川源平行峰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青華墨城之
聳西覽雁宕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觀日月之所出
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凡四向山水之奇煙景之勝數
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
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必有義存焉吾試為子中言之子中當

楊校
益下三下有也字
通

試為吾聽之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高而望則雖千里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於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弗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而加修省於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大矣夫豈徒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吾請終身用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園數畝樹桑以蠶植麻以

績而衣有餘布嘉蔬異果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羞吾春秋課耕藝督歛獲徜徉乎隴畝畦園間與與如也穡事既已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具甘旨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隣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名吾居敢請子言記之夫當天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慮者皆無與於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悲終日以奔趨而於畝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太勞而莫之為也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隨以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也今文瑞不樂於彼而樂於此誠可謂得其樂者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於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

楊校
樂生丁在作其學

業削剝其財而使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
已自非為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使天下之農皆得其
樂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以為記

蒙齋記

予友李敬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言記之予作而
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未開空侗顛愚昧昧
蚩蚩而莫知其所為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於蒙而
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於吾性是
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偽外物之
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
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光輝故曰蒙以
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於蒙而已

楊校
不為二字尔脱
丁在補

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焉觀易之象而求之乎山下
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為物流下而其勢
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
觀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務學以敦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
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
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
必遷聞義必徙不為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之
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於是書以為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能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
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為一事善則責報於天曰胡其不吾福也
又望之於人曰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於天不見知於人

則怠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之為矣自非篤信之士惡乎
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
扁之術君畜藥於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趨之貧
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為善不惟善
其身而必有益於人吾既不能用於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
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
善之積乎於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者之於人
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
朝夕之所致必由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
矣覆篲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
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況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
則在其子孫吾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為君之子若孫者皆思

所以襲行君之善則為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弗替乎哉
予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
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滙者為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
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
覽者曰鎮嶼曰名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
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
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
可三丈許廣如之紋理若窻櫺狀俗呼石櫺窻明山上蕭相國
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
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脇產龍子龍奔入海所

楊枝梅琴西先生
題字
名作
云
出
下
文

經為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松瀨泉泉甘冽以養茗
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洒
掃具圖畫琴書蓄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教
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凡八俾詩人歌詠
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遊由是海灣之名遂傳士大夫間
矣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勝
今始彰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人而然耶彥名尚
志節問學才器出於人甚遠沉冥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
豈真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污棄家遁逃來從
彥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避世而離俗者初未易
以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為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為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
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故人生於其世者無
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
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
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
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
有俊秀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
正甲子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
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饗膳之費咸出於己趙氏
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實主之絃
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
而三善傳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疏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

楊校
甲子丁未作甲午

劉校
甲子

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敷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
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於
是者循小大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
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迪
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
載漢灌將軍嬰畧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
丕聞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為江東聖濟顯仁元慶
忠烈感應靈惠王今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尤盛句吳孟君拭總
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於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
是君隱於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邀去潛謁神卜之而吉

慈寧堂石字記
始

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於温因誓為立廟及蒞茲邑敷布政條
獎革奸屏民既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陟茲
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筍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
故有石筍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孚契於是鳩資
僦工締構塗墍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循山麓見
石罅流沫如纒命居穢壤奔石而洌之甘泉溢出者長咸曰此
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特清漲之埒歟清漲者自贛抵
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輸及應
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
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孚民用
益敬高嘗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巖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
躍而止於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

原校
居本
作

之於茲爰宅其英靈彤響必將禦苗捍患福於吾民者無有窮
已矧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辭以刻
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維古有神於顛開績越羸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
封錫代加哀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裡勿替昭垂令式
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
陰隲爾忠忱禱無拂履虎勿啞伊誰之麻立祠報貺正直是求
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筍之址神則定之
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瘥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膠食
父老有言君牖我氓俾神我福我氓以寧神惠於民神祐於國
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菴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弗險巖也至坦明而靡幽昧也苟有
險巖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
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
百物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君
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天噫此豈君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知
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力之末於是乎游心於至險至幽之
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闢其奧者然厚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
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己究其所由蓋非人之本
心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道
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室曰坦菴蓋有慕於聖
人之言而取以自為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樂

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徼倖故能獲乎上而近乎民亦
抑自坦而推乎太子贊善陳君穎達為作飛白書俾揭諸楹予
故為之記既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鉅海中島嶼縈紆袤亘
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寺宮八所而
靈山壽聖寺為之冠其寺背負大峯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
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處乎內者視不見外自外望之
隱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為最寺始建於唐咸通間初棗門
爽公者芟屏菑醫結茆居崦西日課妙法蓮華經朝夕鳴鐘磬
聲殷巖谷里人異焉迹聲所殿地創蘭若迎爽居之聞於朝朝
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徒曰誠公曰

寺一作劉故

竟公隄海為田衆由是乃聚而處業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
更唐及宋以迄於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真公之振發皆
有功於寺者也至治壬戌燬於火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濂
惠宜咨詢其衆曰事不為無成成不成在為之力與不力耳吾
屬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僉以為然而
善來者遂以營構為己任銖累其衣鉢之貲得千七百餘緡倡
立佛殿及巖像設又粥地伯五十畝有奇為寺之經用至順庚
午一瀟成三門兩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演法之堂及
觀音大士殿別一淮成於至正乙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於至
正庚子而多寶法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
壽賢惠超或贊之資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廬庖湍寮屋
次第完美室庭雄敞莞宇綿聯丹雘炫耀輝映林壑舊觀復還

而加壯麗所鑪昏鼓法音梵唄寒暑勿替隱若大方殊勝叢林
 嗚呼近年以來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提巨
 刹隳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寺乃能恢廓墜緒非獨其地
 之斗絕幽曼塵空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
 承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
 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顧前人經畫之艱勤
 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於是
 安食於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毋忝爾大雄
 氏教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能奉正
 宗惠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尚得紹續厥
 志云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慎之題江文微作遊蓮花山記

楊政
寧字在作未

慎之微
縣自一春作色法

慎之微作有白玉
蟾題詩字頗雄偉

楊政
寧字在作未

慎之微作勢如
龍虎踞踞狀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多清泉恠石予
 道經邑閩省左司郎中葛君理問王君要與同遊始上山百步
 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噴注池內其聲泠泠然
 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偉出寺旁石
 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重疊若屏障而廬居室歷歷在
 目中自亭轉行至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
 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補陀峯因上至峯
 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
 至龍虎巖高廣四五丈許勢如虎蹲龍蟠狀泉水自巖罅涓涓
 流出如縷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鐘方池其源皆出於
 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峯二石相竝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
 上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遊者多

慎江文徵作正
其勞矣
慎江文徵作去
其勞不遠

慎江文徵作正月

人其然則德若而能忘者宋之慎
也書其事以勸人君子之志也於是
中書君名文偽國其字白猿蒼
道人至正十五年正月庚子記

在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窵峻拔雖有心目之
適然其為勞也亦至矣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
疲而泉石幽雅賞翫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
葛良仲永嘉陳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沛郡朱希文仲綱東萊太
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陳君惠澤記 嘉東政筆
石志錄補

濕之平陽其御為金舟有善士馬曰陳君國英隱居而好義凡遇事有益於人者必奮力勇為之其惠澤口及善口至若修水
利以濟農民遇寇亂以保鄉井此功尤灼灼明著者也金舟之東比距大海當眾流入海之衝有堰口隆均堰堰長八丈其傍有水門宋
嘉慶中林君居雅所修口以捍海而湖水溉田凡四十萬餘畝歷年久口口存口至正初堰及水門皆壞官濶興役修築皆為具文且錄
擾民不能就緒膏腴化為斥鹵連歲凶歉父老口官口以屬君君則出眾粟為救俾運材鳩工先治水門水門已完明年修堰其經畫勞費皆
口於水門者四五口既成未固復毀致澆水者多積復患江復口營之書督卷舖夜補塘滿竭心瘁力年復舊規君能任勞居民運成俾相其
從政亦不憚奔走故獲成功由是眾無失業未春歲登而人免於饑饉享十五年口賊起州之邊境山谷之民亦相聚為寇口殘毀州治所過焚燒
有惡少謀欲走時起亂應之本發與吳湖詢君乃率家右結其義民而致其人類以禍福口止不動會口寇為湖南里人所敗遁去而口江浙行中書
省亦命周君守道稽知州事總兵討賊念始安當正時徵君鄉里幾不可保方州之新破也里中凡欲訟曲直者志詣君君所為處平多得其感服去不怨既
鄉之士愈自水門及堰非君修之則吾不食其土而飢死流離矣矣矣獲運變非君之力則吾不能保有其老稚居業君之惠澤在吾鄉者可謂至深至欲皆
之以賄則君不欲吾欲之而稅之社稷之則君又不可相國報於君者無而惟勤之堅石以示厥後其庶幾焉乃相率來言而以立為請夫王者之政在乎生養
安全斯民而已與利以生養之止亂以安全之至非有神於王政而為惠澤之大者乎然此乃長民者所當行而其行之也最易今君以布衣獨能行之斯可尚
已推其用心蓋出於不忍坐視鄉人之飢困亂凶初非古名要譽而為是也烏乎世得天下之人皆有是心哉書其事以為勸庶乎聞風而興起者不無其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泰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
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泰尚幼乃戚然自悲
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
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為之漉矢起卧必親抱扶之父及兄
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
楚痛增劇則終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為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
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為子義當供養何勞之為

兄後取嫂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婚留母家以養母
 焉至順間歲薦飢泰夜作傭織維給食至剪鬻之以贍足泰傷
 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及胸
 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刀及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
 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
 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養為贅子婿已而羸病或謂泰曰
 宋氏子疾弗良弗可托終身宜及未婚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
 吾父母為我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
 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
 賦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於
 行有能孝於其親則以為奇特異常而共稱述之然所聞於今
 世者又絕歎何哉若胡氏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

本有髮
 一
 割

揚校
 大河
 亦作大

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
 為是哉然世之烈女子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强感奮於一
 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
 倪大可为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為
 世勸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入京師駙馬荆
 王一見奇之與議疑事剖決無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
 丞相署為知印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
 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生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
 官薦為福寧州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益
 運司副使將行會隣境賊起勢皎頗張州民羣焉擁馬拜且曰

楊政
取丁未作候

公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蠡起公去吾民將誰賴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伯顏伯顏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間道迫福寧伯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為守備又遣吏諭鄉民令各自為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飯屯楊梅嶺伯顏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眾復進民兵僅千餘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午賊眾數萬平旦攻西門眾寡不敵吏卒奔潰伯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流矢墜地為賊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相屈遂尹此州伯顏厲聲叱曰我朝廷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伯顏曰此膝豈跪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伯顏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酋面罵曰反賊殺我即殺毆我何也會賊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詰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阿撒都刺恐懼不能

從

對伯顏曰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稚皆慟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欲執獻賊酋潘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羣盜之起首釁河南延蔓於江淮閩浙將帥守臣敗死降死逋竄者不可勝數而死節之士蓋少見焉若御史張栢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伯顏之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耶至其子為父死婦為夫死忠孝貞烈萃於一門尤足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強衣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歛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耆長者耆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為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復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為請嗚呼其尚得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為季聰敏通達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求用於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

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為五略無纖毫偏私厚薄人以為難鄉黨宗婣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稚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飢設粥食餓者隣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於其鄉梅奧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乎銘曰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實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起其承乃奕以光友於其兄以及幼孤化行於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

推羸於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減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柏
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於正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於至正二十二年九
月乙巳其孫德來請銘於賜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
謹為之銘君諱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溢大父如博
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折以信以道以齊以
周以儀象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氓施奕葉彌昌榮郇國奮業以弘
逮伯歸仕永寧居白沙後以興世傳十處士生性克敏識斯明
抱材器嗜史經孝於親友弟昆齒方壯慕簪纓遠周覽北如京
浩然歸爵奚縈篤為義聞斯行奉惟約家則羸周人急眾所稱

歲壬辰盜以猙氣日張誅弗勝君感情疾乃嬰壽七袞踰三齡
天不憖嗇以傾維處士載德馨負耿介韞光英志則鬱善可程
身弗專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冀蔣嶺祔先塋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銑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祖諱贇者石晉
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
其曾孫德一一日請於予曰吾曾祖學士公既葬雖久而之所
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乃今幸叨遇隆
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
公祖諱旻高州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
天資聰敏度量弘遠儒言經旨夙有聞知既而以明經擢授正
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公未嘗

至

楊校
乃丁未作及房
上句

楊校
遠丁未作達

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務在明體適用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古君子亦不是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鑿坡張皇國命一出於上之寔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於平日之學者歟公生於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薛家堂之原夫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瓘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曰參翁衢州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銘銘曰

光嶽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伊何誰孔是師

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操翰鑿坡蛟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輝

瘞瘍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於慶元之慈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海舟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慧而厚重與羣兒嬉彼則競為佻健獨凝坐不動客至輒迎揖入索茶酒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有後予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於後夜寢苦次亦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之疾夭死之日斂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實平陽之金丹鄉咸通里銘曰

楊枝
健丁亦作桂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為其然殤人果夭耶黃耆果壽耶夭也壽同歸於盡而已又何足悲乎骨肉復於土魂氣散何之也生為父子死竟何為也

愚翁墓誌銘

溫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在宋時掇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儒名文學為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岡潭州監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貽書讓蕭侍郎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寶慶間主簿從孫任知橫州從曾孫翼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為碩儒生四子俱有聲場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命

文運未興齋志以沒有詩萬餘篇曰小慙集尤工駢麗語多為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為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先生次子後是為處士諱某字某為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居屋傍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奕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為竹友云年若干以疾終於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若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沒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溫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某某處士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於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於鳳林鄉鳳奧之原世標來以銘為請嗚呼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於世不為

竹友一
本亦友
劉校

人作
子亦嘉
內原作

聲利逐逐死而託其迹於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為賢乎銘
曰
與竹為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
鳳林之丘爰安宅也有考吾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於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
茶毗於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於
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逆川順公之狀
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
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紀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
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禪師生於前至元
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有九年度

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為大慧慧七傳而為禪師禪
師鐵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果沂流尋源其
有由來也遠矣禪師儒家子世為宦族以其顯於釋也故略而
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繇智劣海也追
宗騁執轍有夷厥嗣定維哲寶珠無類鑑罔闕生而有異死昭
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別後來
繼者倣以法欲求其真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婿邵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子惟生一女妻
炳及死炳為具其凡葬事又為築廬墓側以奉歲時祭祠炳懼
其後世一旦隳壞則死者目不瞑於地下弗為銘以貽後將無

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某年及筭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瀦林茂而腴藏焉有穴祭焉有廬是為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為人警敏詳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

據

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為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歛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榮延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眾凡四方之來遊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攜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臆其首嘗知我必且逸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首歛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有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以污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分司至溫復請先生師郡學先

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卧不出衣寬衣岸幘巾
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
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
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
敬愛之若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
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
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其守至
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為人使明日所為或有愧於心不
若今日之死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謂詩老益工非得
警人語不苟操筆有稿若干藏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
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壽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
生三男果異集蚤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

警

行之梗槩以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

銘

三復齋銘并序

高君名其子尚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尚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為之銘以告銘曰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眾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於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二十里構屋於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蓋西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輻輳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己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趾麓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斧者封於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爰誦我詩爰讀我書敬親遺體永矢弗渝翳彼嘉樹曰松與檟秀色干霄雲蔭其下

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樓廣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式顯其親令聞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永嘉陳高為之銘曰

繫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燠寒後日以侈土木繁世之愚狗奢欲乃高其廬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寧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隘爰笑語載寢興吉祥萃止和且平體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敬為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於家君子之澤澤綿不斬世學永存

楊枝
繫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燠寒後日以侈土木繁世之愚狗奢欲乃高其廬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寧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隘爰笑語載寢興吉祥萃止和且平體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孫子
蘊久而發芳遠而彰迨禮部公碩大且臧曰匪予能教由祖考
世世繼承學以為寶其學惟何讀書念茲伊尹吾志願孟吾師
學而不世奕葉則殞孰克象賢弗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茲
嗟爾後嗣其敢有違弓冶之良箕裘其繼矧茲學業無念先世
藏修有室刻銘於楮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為之銘曰良木之產榘梓
松柏為屋為器中於繩墨擁腫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
道隅彼材所堪斧斤爰伐用資於人而已則折維茲不材故以
散名匠石弗顧乃全其生不適於用不嬰於害無用之用其用
為大吾觀於物道其在茲人不用我我且奚虧智巧辨慧剛勇

利捷其資其能鮮不躡踏支離偃蹇疏愚顛蒙為世所棄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能泥滓龜靈鑽灼曷吾曳尾有鄭樗氏老子
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築茲一室詭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
桎梏以散見廢庶於天年與造物游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於此而齋戒也四明
應成立以聽雪名齋戒之義惡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之
習雅素之尚者絕滛侈之妍况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
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唯宴酣歌舞之樂於斯時也燕坐
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為事非安澹泊而尚雅素者不能也
以此而致其齋戒於以養心於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
為之銘曰

然字安云於丁未
作知誤楊校孫仲若先生
劉字安云兩受字
皆當作受丁未受
若受作受亦誤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於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耽
孰厭喧譁寂寞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孰茲其聽而廢笙簧
惟彼好修弗憊於度愛嗜清幽愛葆冲素冥心端坐靜而聽之
儼兮若思澹乎無為有如聞韻乃忘肉味心齋之要庶其在是
做戒有道人鮮克知我作斯銘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事於其子謝絕
世紛於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為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
休休室來徵予銘予問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
宙視光景之迅邁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於死則
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
知休也既富矣而復思蓄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

楊校
丁未不作告
上有公字
應

賤不能安分而致慕乎貴乃汲汲於形勢之途則賤者不能休
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
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觀古之達
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遙乎無為中心誠有慕
焉吾故休息於茲以終乎暮齒或有以世事相及者應之以休
休而已於戲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愛其言有可以警乎世
者故為銘曰

楊校孫仲若先生
曰樞高之義當為
貌宵貌見漢書

宵貌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情蕩慾肆心役於形
狗物展轉形亦靡寧攘攘熙熙蠅營狗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
貴富賤貧鮮不有求既知止足未耄而休斯休曰休有劉芳氏
曠焉達觀邈矣高趾於利勿計於爵弗縻珠璧沙石軒冕塗泥
莊周我師向平我友盤桓一室於世奚取寒蟲蟄穴宵禽息巢

劉校
既一本
作孰

蟲

休休無營永逸弗勞

虛白室銘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於道也幾希銘曰
室之虛孰室我廬室之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好古而尚志者耶懷瑾握瑜而將為用於世者耶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辯實而求益美而不銜夫是之謂焦璨

天宇贊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為大而孰為細耶以吾心觀之則天之於人也其猶囿於巨廓之間也李存子既為之說矣陳高復推其意而贊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夫孰擴而閱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誰梏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

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以進修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賢豈遠而學可至自明而誠於茲從事曰惟明誠先哲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智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克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構就獄豈能與小人交口辯訟屈膝引對於獄吏之前哉且身為臺臣義不受辱即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偽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率為亂兵所斃鮮聞有仗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構向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况肯偷生苟免失身於賊耶嗚呼死生之於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為臺臣屈膝辯訟為恥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為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

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
附檜反覆千數百言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非
所謂見義而勇為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居高位食厚祿
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謀遠慮其忠君愛國之心何如
也蕭為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
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諫君子哉勇
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
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
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駭三復其言
直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暨今奸邪誤國未有不由乎
此者蓋奸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
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玉荆公

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
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吁主簿
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為世戒既不及見
錄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人又將
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已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
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
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
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富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聞見錄亦載鄭

公為樞密使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首白云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勤懇出於至誠且曰終為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豈其然乎按神宗即位魏公除鎮安勝武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為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為盛德累哉昔人紀錄蓋難盡信大抵類此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參政危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為題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為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為美談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託迹於老子法中以詩文著顯獲名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貨殖見重於時君者有遜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孀婦其志節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况士大夫乎展翫再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公錫瓛為行樞密分院判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於是太常陳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之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

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論吏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彰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於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為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焉是不忍於親之死而思報

其親也雖然親既往矣容色不接於吾之目矣聲音不聞於吾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察於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露而悽愴焉雨露濡於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得而求也霜露降於秋陰之歛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於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於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真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於神明而盡其情者於是為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於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珣也墓以葬其母而屋於墓之側為時節展省而奉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於死其親而能盡其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於

哀麻哭泣之哀者矣又况於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為之書於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陽與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惟步廊為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敘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况自石晉天福間遷居於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於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零者為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之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莆田居莆田者六世而為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

為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為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甯宗功名顯著於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昌熾實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於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考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為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典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為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焉可以

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冊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矣是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順彛言於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沒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為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彛言讀書有文其所以充厥宗者既在於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寧不有望於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而已哉

考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

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考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於行乞寒餓跛躄癘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於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衰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焉安在而為福善禍淫哉嗚呼世道之偷薄蓋無足論而天道之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於石上而葉纖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為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為蒲是眩其同不知其實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污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說書云若有恒性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暫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為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於人而拂於天偽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恒也物汨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慎乎其所以為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捐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而聞歟予應之曰子獨不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

楊叔孫琴西先生
為沈子云云沈子
為沈子云云沈子

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遊過沈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洩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實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為篙以靜為舵而遊於寂寞之濱無為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吾將見其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鯨鯨之行也不比不行鷦鷯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鯨鯨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鷦鷯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託之以蝦以為之目焉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為全人其為目

與高之雉之以下
丁不跳行別為一
首是也

與高之雉之以下
當別為一篇方与
目合

與翼也大矣寧虧其行而弗求其輔於友者不亦蔽甚矣乎雉
之矜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矜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
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魚之取於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
滋味實口腹也若夫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鳥
獸蟲魚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將必有
害於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惟審於是而已不為利汨
不為物害則何犯福難之有
楊校雉之一首原本上首連接孫仲容
先生據子本校正別為一篇
螂蛆甘帶帶食龜啣螂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
朶其頤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
况於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
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盖味甘而有其大毒吳人嗜之中其毒
而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味之甘者毒於人之身言之甘

者毒於人之口是故孔子惡佞

楊校水之一首原本与上首接
連孫仲容先生校正別為一篇

鼠蟲之微者也而蠹夫物焉人之見之盖無不欲斃之也聞其

聲未有不噴而叱睨而眦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

不變其色矣彼竊以為孽貪以賈怨者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

之惡夫鼠也其毋若鼠之為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

鬪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

為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

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天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於人

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

知其靈而猶傷之何盖不知其為麟也知其為麟夫豈有傷焉

卷十五

初匯書

解麟一作
劉校
不
咳
窮
點

者哉然則人君之於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於祭酒先生閣下甲午
歲先生主文衡辱不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
謝後即隨隊南遠曾弗獲少侍燕間親炙誨諭繼以兵革日用
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於左右其負罪可勝言哉高性
直而謀疎學庸而才拙不能與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
惟恐獲戾於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遭時
多故眾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
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
能羈繫因自號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

楊叔志丁未作迂

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而略其迹賜以
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其名焉幸甚幸甚參政危公不
敢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巧者王承福託韓子之
傳而名垂於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巧者比數
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京師干請於名公鉅卿非獻陳
籌策以匡時則銜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為事亦可
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忱悚伏唯照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疊數百言辭嚴而奇意深而隱其光
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
搏而左右前後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踈
望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豈其然乎且高烏足以論

楊叔志丁未作迂
此為敢
高作跋

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嘗乎其深而已耳渺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強措一辭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排奮勵虛此之心逆彼之志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勉強於措詞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於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為猶前日也尚能復進乎思欲大肆吾力於其中而有未暇焉者辟吾之於文猶見周道之坦夷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烏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於是而又峻其峰道其流揚其波以求至於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能一

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鎖鑰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奇制勝以為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畧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為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知夫為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敷禮樂不專出於猛夫悍卒也其為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雖驚庸卧病田里處土遐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不自用有蓋世之勳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心處己則惴惴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於鼎彝而流聲於竹帛

楊後孫仲若先生

心撫高云鎖鑰與你鑄

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於先生閣下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於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之下風有年於茲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高嘗以為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為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無其人也有其人而不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莫之變焉此文氣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振起也凡今世之為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悶閉侈靡寢寢焉競

劉校

一本不為文章之司命下有或為末命句

趨於萎蕭頽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太和冲厚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章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尚視上之趨向何如耳又況於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為此去為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於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為文章猶時時有渾朴敦龐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於今亦必藐焉不為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

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往出已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見詆譏耳甚者憎怒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於時而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於人亦何足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於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氏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憎怒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負實學擢為魏科躋於臚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就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倡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於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焉以為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

魏科
為一作於

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草前代之弊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二三主司焉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覈其文必妥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以抽黃對白之為工柔筋弱骨之為美綴舊聞習成說之為善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齒齟齬者舉能為之而日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落負奇倜者惡從以得哉今誠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士必欲其理明而詞確議論有餘裕格律高古典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偶麗之習如是焉而取反是焉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

後生不能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才卑俛俛焉驅逐於鄉貢進士之班列者於今秋為再矣其得焉其失焉是有命焉於高之愚尚何敢望焉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於吾身親得親之則雖退伏田野黯黯然終其身無復聲光之聞於人亦且慄然以無恨矣或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寧免獲戾於大君子乎高竊以為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况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必且不我罪而惟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平陽失守余時自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浙江行省都事王銍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夢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老而罹此變故間關遁逃非有所為也求無愧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並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 汝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族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
 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
 教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易去及方氏至
 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
 周宗道搆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
 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
 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
 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
 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志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

祝

不

非其志也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鎮鑄先生同年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為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慳慳焉而不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以匡時是何節之苦而趨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歎

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戀戀乎遠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應試即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道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遲念頽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之為己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弗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恍恍而何依嗚呼先生猶有似乎仲連清有慕乎伯夷法遷固以為文祖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弗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託文於金石或見及於文詞共再拜而哭酌用致導乎靈輅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蘇伯衡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
至遠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
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
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尤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
有尤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於墳墓者
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
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
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其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
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
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
耶子上予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於四明而遂

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
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
去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錢用壬傳
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
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其所不能
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其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
殞身亡家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
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
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
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
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障
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

復元亦賢矣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 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萎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為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不繫舟漁集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温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

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關

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

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鐵木兒今改正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

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

王保保真男子即庫庫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

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

編題曰子上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大格

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壇場絕句亦不甚經意五言古體

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

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伯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

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溫州經籍志二十四案陳縣尹高萬歷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不繫舟漁集十五與張仲舉祭酒書云遭時多故眾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牽挽而不能羈繫因自號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託其名焉耳故子上自跋其避方明善之亂在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而揭法誌墓記子上之卒在至正二十七年五月十三則其以不繫舟漁自號在避地入閩之後矣集本全華蘇伯衡編

定成化乙酉平陽呂洪始為刊行今所見本卷尚亦有呂叙而每卷首葉並題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檢乾隆平陽縣志選舉門明萬歷辛丑進士有陳一元應天府丞又人物傳載陳志具先成籍福州子一元辛丑進士為大京兆千頃堂書目順天府尹此是也選舉其在呂後百餘年蓋一元又以呂門云應天府丞蓋誤本覆校也集凡詩九卷文五卷附錄一卷則墓誌祭文之屬千頃堂書目稱詩集十二卷又謂一元梓其詩行世殊為失致今本十五卷首葉並有一元校一行則一元所梓不徒詩集矣子上之舉進士出張翥之門又與揭法蘇伯衡胡翰諸人為友今覈其全集雖文采不及五峯諸老而耳濡目染終有典型不僅亮節清風足厲百世也

繕校不繫舟漁集附記鈔本不繫舟漁集吾邑楊氏家藏本

卷首題有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案一元事見明史劉策附
傳福鼎林滋秀雙桂堂文集有怡亭賦注詳侯官陳司訓之
家世云陳氏始祖高元至正甲午進士任慶元路錄事元末
棄官圖匡復流寓福州明求之不得成其二子於侯官第四
子遂家焉三世祖榮成化歲貢任博羅縣丞七世夢麟嘉靖
歲貢任湖廣沅陵丞以平播功陞縣令夢龍嘉靖甲子舉人
官合浦知縣八世一棟邑庠生一元天啟間官御史巡按江
西忤閹罷職有六君子之稱九世兆盛邑廩生十世徵績邑
廩監生及司訓公俱入有志孝義據此則先生之後昌於閩
者多矣平陽縣志誤據東昆仰止錄載陳志弟夢龍子一元
之誤楊氏此本據卷首會稽陳司訓葵序係鈔從歙西鮑氏
詩經邑人華葉園先生手校文則司訓自校而葉先生湘民

亦附有校語所謂顧本者係元詩選本云原本者蓋即所鈔
之本迨錄時有所改正仍注原文於上方並非別有原本也
錢塘吳司訓祁甫師重以文瀾閣本校定然後前校所疑者
乃悉得是正可讀今繕寫一依閣本而原鈔本及顧選本與
閣本互異而文可通者仍注上方以著異同是集早有邑人
呂侍御刊本今已不傳瑞安孫仲容比部溫州經籍志載有
呂序茲據補入又據東甌金石志補入陳君惠澤記及比部
按語復據鈔本補入胡仲申詩一首據逢源齋集補入華跋
一首拉雜鈔附編次尚須審正助校者鮑君拙中也邑後學
劉紹寬校畢記

玉海樓藏寫本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曩因楊君
志林借鈔得之元有孫琴西葉田仲容三先生校注並有

據杭州丁氏鈔本校正之處志林用朱筆備為校錄而平陽楊氏亦藏有本集寫本經陳氏葵華氏菜園吳氏祈甫校定劉厚莊先生紹寬為之重校鈔木而未竣也其繕校附記已見厚莊詩文鈔刻本中志林因以鈔校玉海樓本託其覆校異同之處皆用墨筆注出余既藏之有年劉氏刻本迄未成書而志林逝矣其曩時勦錄之勤不可湮沒因更取永嘉集內編慎江文徵東甌詩集詩為校理復得異同數十處付之排印向之朱墨校注者分別著明楊校劉校而云某書作某者今次校理之所得也鈔本每卷首葉題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其次行題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與楊本同劉氏繕校附記考訂已詳今刪去此行錄繕校附記於卷末而卷首本傳及蘇伯衡序鈔本無

之據新修平陽縣志及永嘉集外編溫州經籍志亦載蘇序而文字稍有異同增入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